

人文外交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的宗教改革思想研究*

马和斌

摘要:十九世纪末,埃及著名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胡在他提出的宗教改良理念中将理性发挥到了极致,旨在把穆斯林的思想从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学界认为,理性源于古希腊哲学,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标志之一。实际上,伊斯兰世界对理性的关注与应用并不亚于其他文明,历代学者对理性的系统研究为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的理性观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理性对当前阿拉伯民众的宗教生活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穆罕默德·阿卜杜胡; 宗教改革; 理性观

作者简介:马和斌,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73003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4-0098-11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上海高校一流学科(A类)外国语言文学”项目的资助。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Muhammad Abduh, 1849~1905,以下简称“阿卜杜胡”)不仅是近代埃及著名的宗教学家、倡导并实践新式理念的教育家,还是对埃及乃至阿拉伯各国的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改革家、政治家。阿卜杜胡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传统文明相互交织与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一方面,西方殖民者通过武力引导并逐步改变埃及民众固有的传统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在面对西方文化侵蚀深感无能为力之时,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宗教学者坚守传统文化,使埃及固有的传统文化愈加僵化与死板。鉴于此,寻求一种冲破固守传统文化及超越被现代的改革模式迫在眉睫,最终阿卜杜胡睿智地利用理性平衡了“固守传统”和“超越被现代”之间的窘况。对此,美国学者约翰·唐纳休(John J. Donohue)和埃斯波西托(J.L. Esposito)认为,阿

卜杜胡的观点是在西方对阿拉伯世界造成危机的背景之下寻求身份认同的积极反应。^①当下，阿拉伯世界面对全球化挑战又一次处于无助与失望并存、陌生与痛苦同在的“十字路口”，是屈从现状、甘于沉沦，还是超越挫折、奋发图强？埃及前教育部长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Hussein Kamel Bahaa El-Din）博士^②对此提出建议，要进行社会改革。

不论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深受西方殖民文化侵蚀，还是当今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埃及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处于相似的困境中。阿卜杜胡提出的理性观在其社会改革中曾获得了一定成效。笔者设想，如果当今阿拉伯学界和政界能够借鉴阿卜杜胡的某些改革理念，尤其是他的理性观，或许能引导社会较顺利地度过眼前困难。

一、理性主义之源流

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践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或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对事物规律做较为全面的考虑和判断，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对事物做客观分析，避免急躁、片面、草率的结论。理性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论点与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古代中国学者将理性界定为人的涵养、性情或道理，而西方哲学界或将理性视为神的属性，或认定理性是知识的来源，或认定为一个认知过程，或视为一种经验。而经验是大众认知事物的通常做法，有人将这种过程称为世俗或世俗行为。其实，把理性理解为世俗有点牵强。虽然理性的内涵仅是个人认知事物的智能，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性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意识形态、社会交往、生产消费、人际关系、法规制度以及跨文化交际和文明对话等。需要说明的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人际交往活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影响和制约的程度愈来愈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可能产生碰撞、冲突，最终达到融合。特别是在多元文化交流的初期阶段，产生不理解或意见相左在所难免，人们理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做符合客观的推断，切莫片面、急躁、粗

① John J. Donohue & J.L. Esposito ed., *Islam in Transition: Muslim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1991年5月20日至1997年7月7日任埃及教育部长，著《无身份世界中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十字路口》等多部专著。

暴行事，否则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或不可弥补的损失。如若发现差异，进行相应的沟通、对话、协商极为重要，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应以理性的态度处理相关事情。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高于并独立于感官与感知。苏格拉底（Socrates，前 469～前 399）认为，人首先要认识自我，然后才能去认知世界。“自我”是理智的一部分，属于灵魂的范畴，具有超越理解的属性。苏氏还认为，理性不仅是思考行为，还是人觉悟和认知物种本性的一个变化的过程。理性论曾经是古希腊哲学中最耀眼的学术观点之一。随着古希腊文明的传播，理性观也被世界各地的学者借鉴并推广。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理性主义随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研究理论而产生，于十七八世纪在欧洲大陆传播，后被世界各学术界引用。笛卡儿认为，人类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即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十七世纪中叶，荷兰籍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试图解决笛卡儿提出的认知及形而上学的问题过程中，使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得以发展。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都认为，原则上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可以通过单纯的推理获得；同时，他们又肯定在现实研究中，除数学外人类不能做到单纯用推理的方式获得别的知识。十八世纪中后期，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上述三位哲人的理性主义学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用先验感性论、先验逻辑论、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论和先验方法论等将经验与理性融为一体。

理性主义基于不容质疑的“天赋概念”基础之上，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对事物进行自上而下的演绎推理，使之达到某种理想的结论。该过程不参照个人意见或与之关联的任何经验。依据上述界定可知理性主义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第一，知识和真理来源于某个“天赋概念”，这个天赋概念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证明的。它是颠覆不破的真理，不容否定，更不容修改。某些理性主义者甚至把直觉作为“天赋概念”的来源。第二，注重演绎思维，也就是自上而下逻辑推理思维。既然“天赋概念”的正确性不容质疑，那么根据“天赋概念”所推出来的定理、推论也必然是正确的。否则，它如果跟“天赋概念”发生了矛盾，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藉此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哲学观。

伊斯兰教鼓励人们通过大脑的活动来实现思考的目的，通过心智的锻炼培

养思维的能力，最终实现认知真理。可见，伊斯兰学界把理性置于一个较高的地位，因为它是人们走向幸福生活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人类获得生活真谛的主要能力之一，只有通过连续不断地学习才能达到这个能力。《古兰经》中有49处、圣训中有200多处涉及“理性”这个话题，且历代学者都对理性做了独到精辟的论断。甚至有学者将伊斯兰教诸学科外的其他学科，如数学、工程学、音乐、医学等都界定为与理性有关的学科。

在伊斯兰文化史上，穆尔太齐赖学派^①最早接触并大胆使用了理性主义原理。他们借助古希腊的逻辑推理论证了“认主唯一”，用理性主义理论诠释了有关安拉属性的一些《古兰经》经文。该派学者认为，人的理智能够解释和分析《古兰经》经文的含义。^②该派学者在后期的学术活动中，将理性主义理论据视为伊斯兰教义和教法论证的主要参考依据，且将理性置于学术研究及传播的巅峰，并得到当政者的青睐与推崇。该派后被某些西方学者视为伊斯兰教的自由思想学派。如阿丹·梅兹（Adam Mez, 1869~1917）^③与哈密尔顿（Hamilton, 1895~1971）^④等认为，该派是思想自由和启蒙的传播者。^⑤虽然穆尔太齐赖派在十二世纪后消亡，但其秉承并使用的理性观对后代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不小的影响。

艾什里学派^⑥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主张“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必须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理性仅是认识真主的一种工具，它无法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理性的运用不能违背信仰，必须以理性维护信仰。”^⑦基于《古兰经》

① 8-12世纪出现的一个伊斯兰教哲学派别，以唯理性著称。8世纪上半叶由瓦绥勒·本·阿塔（698~748年）创立，因深受古希腊哲学思想之影响，坚持以唯理主义思想论证伊斯兰教教义，提出“理性是信仰的最高原则”之论断，进而推崇意志自由的原则。

②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四册），朱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③ 德国著名史学家，瑞士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东方语教授，伊斯兰研究奠基者。1892年获巴塞尔大学闪米特语言文学方向博士学位，1922年出版了用德语撰写的《伊斯兰教的复兴》一书，后被译为阿拉伯文。

④ 哈密尔顿（Sir Hamilton Alexander Rosskeen Gibb），苏格兰东方史学家。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4岁时返回苏格兰，191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闪语族语言，1922年在伦敦大学东方语非洲研究院获得阿拉伯语言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3年晋升为阿拉伯语言教授。1937年被聘为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阿拉伯语言客座教授，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述颇丰。

⑤ [沙特阿拉伯]阿里·本·哈桑：《理理论者：现代穆尔太齐赖派的萌芽》，麦地那：阿萨里客居者办公室伊历1413年版，第56-57页。

⑥ 中世纪伊斯兰教逊尼派哲学流派，因创建人艾布·哈桑·阿里·艾什里（873-935年）而著称。艾什里40岁时由穆尔太齐赖派转向正统派。起初，该派采取调和宗教与哲学、理性与信仰、前定论与意志自由论的折中观点。经各代学者不断完善和发展后，该思想体系得到公认。

⑦ 宛耀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和圣训的原则，伊斯兰学界研究理性问题，注重充分挖掘智慧潜质，为学术研究服务。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①认为：“理性是度量真理的衡器，其标准须是不能掺杂任何荒谬的公理。理性是有界限的，但不可超越信仰学、复生日等的实际情况，以及神的属性等问题。”^②

二、阿卜杜胡理性观之内涵

阿卜杜胡之维新思想，对近现代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改良措施涉及政治、司法、教育、宗教等诸多领域。学界认为，阿卜杜胡的理性观是迄今为止惠及穆斯林的杰出贡献之一。

阿卜杜胡研究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认知后，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他说：“应从传统的禁锢中解放思想，以前辈中未出现分歧的模式理解伊斯兰教，从其源头获取伊斯兰教的信息，应重视智慧，因为它不仅是最主要的人类资源之一，且对现实也很重要。”^③当代埃及著名思想家穆罕默德·欧玛尔（Muhammad Omarah）博士认为，阿卜杜胡生活的时代，许多文人将奥斯曼帝国时代僵化的思想认定为金科玉律，不愿放弃，也不敢怀疑；同时，还有人以追求西化的世俗风潮为荣。整个社会处于西方殖民带来的先进文化与传统伊斯兰文化相互交织与对峙局面，最后形成两极分化的局势。面对这一困境，阿卜杜胡尝试寻求“第三条道路”以弥合固守者与开化者之间的时代裂痕。这便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思维”——即宗教革新学派。^④固守传统者将宗教的神圣性置于万事之巅，不容质疑，甚至还阻止对其思辨，使顺从者更加确信宗教的神圣性。传统固守者和盲从者都成为革新活动的阻碍者。随着西化势头

① 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本名阿卜杜·拉赫曼·本·穆罕默德，出生于突尼斯，8世纪随阿拉伯军队出征安达卢西亚，后迁移至北非，辞世于开罗。他精通经训、教义、教法、哲学和历史，通晓阿拉伯语言学和文学。1352年开始步入政治生涯，因受谗言被迫隐居。1378年撰写著名历史哲学大作《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及其同时代者之史鉴》，以翔实史料察古今社会之变，究国家治理之乱，从哲学角度论述了伊斯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该大作的第一部“绪论”，是该作之精华所在。

② [阿拉伯]伊本·赫勒敦著，戴尔卫士·勒·祖外迪校注：《绪论》，贝鲁特：时代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③ [埃及]穆罕默德·欧玛尔：《伊玛目穆罕默德·阿卜杜胡：以宗教革新改良社会的革新家》，开罗：曙光出版社2009年阿拉伯文版，第45页。

④ [埃及]穆罕默德·欧玛尔：《伊玛目穆罕默德·阿卜杜胡：以宗教革新改良社会的革新家》，第64页。

的不断扩大，很多人变得更加保守与屈从。这种可怕的思想混乱状态，令阿卜杜胡备感煎熬和痛心。

基于此，宣传解放思想成为向上述两类人群挑战的最好武器，抑或是与之斗争的最主要方式、获取革新成功的最佳条件。阿卜杜胡确信，在宗教方面提出某种大胆的想法，是需要勇气、胆识和敏锐洞察力的。追求真理应坚忍不拔、矢志不渝，不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认为，理性是安拉赋予人类的财富，更是伊斯兰教的本源之一。理性能矫正过失，减少迷茫，维系世界秩序。尊重理性，科学使用理性是人类最重要的潜质之一。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阿卜杜胡更加相信理性能帮助穆斯林解决彼时意识领域中出现的混乱状态，借助理性正本清源、驱逐邪念。因而，他将理性界定为改变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胜法宝。理性是获取科学的良师益友，探寻宇宙奥秘的研究者，尊重现实的召唤者，加强自身修炼和提升工作效率的寻求者。他还认为，理性能让民众以正确途径获取伊斯兰知识，同时还能获得生活技能。^①理性是人类潜力的精髓和支柱，也是穆斯林获取正确信仰的主要途径之一。

基于伊斯兰理论，阿卜杜胡将理性归结为以下五点：一是获取正确信仰的途径；二是诠释伊斯兰教法，理性判断优先；三是远离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谬论和行为；四是遵循安拉创造世界的规律；五是坚守伊斯兰教原则。^②

由此可见，阿卜杜胡对理性的论断基于两个层面，即伊斯兰教信仰原则和伊斯兰教法。对于前者他认为没有商议的余地，因为伊斯兰教信仰原则是穆斯林不容质疑的。而后者，他主张在符合阿拉伯语言规则的提前下，遵循伊斯兰教教义原理与世界生存规律，利用理性演绎伊斯兰教有关教律问题，以方便众生生活为宗旨。如果混淆伊斯兰教信仰与伊斯兰教法两者之概念，或许会对阿卜杜胡的理性改革提出异议。当时很多埃及学者并不认可阿卜杜胡提出的理性观，甚至把“理性探索看作是违反（伊斯兰）经训的新生异端。”^③事实上，他的此举旨在唤醒人类的理性，^④对当时僵化的思想界提出划时代的挑战，刺激智者对民族的未来进行积极的思考。

①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穆罕默德·阿卜杜胡全集（第二卷）》，[埃及]穆罕默德·欧马尔校注，开罗：曙光出版社1993年阿拉伯文版，第318页。

② 同上，第301-305页。

③ 张维真：《试析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改革思想与理性思辨》，载《高原》2009年第4期。

④ 马福元：《浅谈穆罕默德·阿布笃的“信仰理性”观》，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三、阿卜杜胡理性观之改革实践

阿卜杜胡早年在爱资哈尔大学接受传统伊斯兰教育时,受到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in al-Afughani, 1838~1897)^①的影响,广泛涉猎了各种伊斯兰学科的知识。阿卜杜胡在秉承伊斯兰传统的同时,还客观地运用理性观诠释伊斯兰教信仰与实践。据史料记载,阿卜杜胡客居贝鲁特期间,撰写的《伊斯兰教一神论大纲》是其继承了自艾什里里、安萨里(1058~1111)^②等前辈大师们关于信仰与理性问题的又一杰作,他将这一理论再次传递给了近现代穆斯林大众,旨在唤醒穆斯林对权威和传统的再次审视和重新认同。阿卜杜胡借鉴宰迈赫舍里(al-Zamakhshari, 1075~1144)^③注释《古兰经》的风格,对《古兰经》做了全新的解读。他在贝鲁特皇家清真寺讲授《古兰经》注释时,不仅让穆斯林青年受益,还有不少基督教徒请求近距离聆听他的讲解。^④鉴于此,笔者试从《伊斯兰教一神论大纲》和《古兰经注释》两个层面评介阿卜杜胡理性观之实践。

“一神论”是伊斯兰教的基础,是伊斯兰教各学科的理论依据。在贝鲁特皇家清真寺授课时,阿卜杜胡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针对相关信仰话题自由讲授。所讲内容因学生程度的深浅繁简各不相同,以“通俗”为主,所引用的都是正确的证据,惟授课方法与众人不同,文简意赅,详而不泛。对于信条,他虽以先贤的学说为依归,却不斥后贤的见解为谬妄。他说,鄙人避免各学派的分歧,一如避免酿祸的风潮;惟其中间有太略的地方,读者或不易理解;有遗

① 近代伊斯兰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自幼在家乡学习,后赴波斯等地学习,通晓伊斯兰教教义、哲学,还涉猎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家和医学等现代学科。曾游历阿拉伯诸国,目睹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民族的文化侵蚀,呼吁建立阿拉伯伊斯兰联盟,将殖民者赶出家园。他主张穆斯林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被学界称为泛伊斯兰主义的倡导者。

② 伊斯兰史上久负盛名的学者、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伊玛目安萨里在哲学、逻辑学、伊斯兰教义和教法、教育等学科方面有独特建树,被誉为是中世纪伊斯兰教正统苏菲派的集大成者。生于波斯的呼罗珊地区,曾赴各地求学,饱览各学派观点与思想。其学识渊博,思想开阔,见解独到,善于论辩,学术卓越。他主张信仰高于理性,但不排斥理性与逻辑思维的论证方法。

③ 中世纪伊斯兰教经注学家、教法和教义学家,阿拉伯语言学家。据悉,他于1119-1121年独立撰写了《阿拉伯语语法详解》,并注释8世纪阿拉伯语法学家西拜韦的古诗。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卡沙夫古兰经注》,其中运用了理性思辨的研究方法深得后人的推崇,另外还有《阿拉伯语修辞基础》等语言学专著。

④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穆罕默德·阿卜杜胡全集(第二卷)》,第25页。

漏的地方，必须补充；有繁冗的地方，不能不删去，俾与本书的性质相合；所以我把简略的文字，加以申长，把晦涩的绪论加以修正；把遗漏的增补起来，把繁冗的完全删去。^①阿卜杜胡真实地讲述了讲授和著述该论著的由来与愿望。的确如此，该著作是在伊斯兰教逊尼派论点基础上论述伊斯兰教义的论著，从提出概念、确定范畴、辨明立场到维护原理均有据有理。阿卜杜胡基于严密的逻辑关系提出了穆斯林信仰的各个层面：一是神的属性与行为；二是人的义务与责任；三是使者的使命，为人类传递福音；四是纲领性的指导：《古兰经》。这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原理。^②阿卜杜胡是在尊重传统信仰的前提下，“以理性为基础对伊斯兰教做出了新的解释，以理性为真理的最后仲裁者。”^③此举着实弥补了前辈学者或以信仰为目的，或以理性为宗旨的研究所产生的片面性结论及无谓争辩。

阿卜杜胡提出宗教改良的前提是秉承伊斯兰教精髓，用简单的语言向穆斯林大众宣传宗教真谛，消除对宗教经典原文的误解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还要让他们学习科学知识以保障世俗生活的需要。他看到“因人们的信仰淡薄，对宗教原理知识不解，造成很多穆斯林的生活非常贫苦，道德堕落。诊治该弊病的惟一办法就是改良宗教教育方式。”^④为此，他呼吁解放思想，摆脱传统的束缚，按照前辈们的做法以“理性”理解宗教。他提出在研习伊斯兰真理时应参考最原始的法律依据，那是安拉为人类制定的例律，是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指南。

阿卜杜胡提出理解“安拉制定的例律”，只有通过《古兰经》的正确研读才能获取。与其他经注学家不同的是，他借助理性思维方式对《古兰经》经文做了浅显易懂地解读，为穆斯林大众提供最直接学习伊斯兰真理的依据。对于这种前人尚未做过的经文注释方法，阿卜杜胡解释道：“穆斯林的心智和行为受宗教宗派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了对于伊斯兰教基本原理的认知错误，使他们处于一种迷途中。”他还说：“过去几个世纪，从波斯、印度到阿拉伯国家都在寻找一种能治愈这个顽疾的良方，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伊斯兰精髓。”^⑤

①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胡著：《伊斯兰教一神论大纲》序言（汉译本），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页。

②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胡著：《伊斯兰教一神论大纲》（阿文），穆罕默德·欧玛尔校注，开罗：阿拉伯埃及图书中心出版2003年版，第18-19页。

③ 蔡德贵、王佃利：《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宗教改革和现代主义》，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④ [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胡全集（第三卷）》，第248页。

⑤ 同上。

四、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理性观之启示

史实可鉴，每当开明盛世之时，百家争鸣，理性自然就会受到热捧。但遇到独裁横行之时，人们的思维和理性就会被扼杀或抑制，以致混沌蔓延，思想枯竭，愚昧行为大行其道，科学理性被无情抛弃。阿卜杜胡所处的时代，正是人们的理智被禁锢的昏暗岁月，因而他呼吁重启理性，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伊斯兰学者对理性进行实践与论证早已有之，像古代的艾什里里、安萨里，近代的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赖西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 1865~1935）^①，还有当代的穆罕默德·阿比德·贾比尔（Mohammed Abed Al-Jaberi, 1936~2010）^②、哈桑·哈乃斐（Hassan Hanafi, 1935~）^③等，都对理性按各自的理解进行了诠释。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的人们对理性的重视度似乎还远远不够，近几十年内，直接或间接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诸多事件，折射出人们忽视理性所产生的后果十分严峻。正如埃及前教育部长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博士所说的那样：阿拉伯世界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一方面整个社会“充斥着无助”之感；另一方面却因一些人“自尊自大、私欲作祟、社会责任心欠佳”的禀赋，致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忙于毫无意义和裨益的纷争，我们的精力被鸡零狗碎的琐事、争斗、欲望和野心消磨殆尽。”^④对此，他非常尖锐地提出，“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到了该进行反省的时候了。我们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认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现状是，人们对社会事务的理解滞后，常受别人的制约；人们刻意回避现实，对世界新格局的反映迟钝；社会精英奇缺，即使他们有超前的意识，但普通大众的迂腐状态使他们的思想难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与领会。^⑤

古代阿拉伯人在政治征服中使用理性曾获得巨大的成功，其最受人瞩目的举措就是让臣服者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非采用霸权式的手段。诸如此类的史例，对于现当代的阿拉伯世界，如何应对动荡的政局和不断的骚乱，应该有所启示。例如能借鉴阿卜杜胡百年前提出的理性观，并力求将其运用到改

① 近代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生于黎巴嫩，青年时期接触到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的思想，创办《光塔》期刊。

② 当代埃及伊斯兰左翼思想家，开罗大学哲学系教授。

③ 当代摩洛哥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六世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阿拉伯理性评论》等学术专著。

④ [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十字路口》，朱威烈、丁俊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⑤ [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十字路口》，朱威烈、丁俊译，第35-74页。

变当前阿拉伯社会的困境之中，从学术界、理论界、教育界，向整个社会群体宣传理性的重要性；利用各种场合与机会，让民众从意识到行动上认真地补足曾经被忽视且在社会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理性课程，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法规敦促年轻一代崇尚理性，培养他们勇于正视生活困难，勇于挑战自身不足，勇于挫折，避免不必要的过激行为和那些损人又不利己的迂腐做法。

1992年开罗国际书展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欢聚一堂，围绕“介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埃及”的议题，进行了中肯、友好的辩论，为埃及的国家命运献计献策。与会者达成了“开展平等有效的对话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手段”的共识。^①虽然该次对话未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但学界有关人士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就相互关切的问题进行商讨，至少向普通民众传递了一种包容与借鉴的信息。该次对话虽已过去二十余年，但不同意识形态信奉者之间仍存在对话的可能，仍能就相互关切的共同利益及焦点问题进行磋商。这些举措的成功之处，均是理性思维的最佳尝试与实践。

鉴于当前阿拉伯世界的现状，阿拉伯学界尤其是宗教界，应在通过宗教伦理教育呼吁民众恪守信仰的前提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研究领会宗教经典的内涵，结合社会现实，做出更高层面的“创制”，引导民众学习科学、掌握科学的意识，把国家建设、民族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一方面恪守优秀传统元素，汲取外来养分，加强自身建设，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另一方面也需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利用他山之石，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拥有更加牢固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阿拉伯学界对宗教与理性、传统和现代等问题的争辩由来已久，这是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过时的思想霸占了主流文化阵地，强调权威的主导作用，甚至传统的悠久历史，忽视了一些谋求社会发展的进步思想。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阿卜杜胡大胆地将理性主义思想运用到伊斯兰传统学科的解读之中，即便在当今看来，仍不啻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他不仅继承了“经训”原则，还将理性主义思想置于伊斯兰基础学科中并予以大胆实践，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后来的宗教与社会改革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对于穆斯林民众而言，基于信仰框架之下的理性实践，能够培养人们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他们逾越前辈业已成型的思维模式，去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手段，使人们的思维空间更加活跃及敏捷。客观地说，阿卜杜胡的理性观非其首创，而是继承并发扬

① [埃及]穆罕默德·欧马尔校注：《介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埃及》，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国际大学出版社2011年阿拉伯文版，第229、230页。

了前人成果的结果，在他所处的特殊年代又一次更好地诠释了伊斯兰文化的精髓，鼓励人们有效地使用理性，使理性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最佳助手。

在多元文化相互依存、世界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重要时期，坚持理性思辨，是世界各民族真诚地平等相待、共谋包容发展、创新务实合作的重要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特别需要重视理性思辨能力的提高，在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发扬中，要跳出固有的思想藩篱，用理性思辨开创更新的实验空间，为民族的兴旺发达多做有益工作。

On 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Thoughts of Muhammad Abduh

MA Hebin

(Ma Heb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An Egyptian famous reformation person in 19th century Muhammad Abduh, who made the rasion as the first class in his ideas of religion reformations, for leading people out of the locked up traditional thoughts that time. It was known, the classic Greek Philosophy is the source of rationalism, and became one of remark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modern time. But in the fact, Muslim scholars had been studying the rationalism more than others and often applying it in the academic fields forever. The results of studying in rationalism took a great principles to Muhammad Abduh , that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in the religion lif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day.

Key Words Muhammad Abduh; Religion Reformations; Ideas of Rationalism

(责任编辑:李 意)